

## 七月初福島、京都行之反思

福島事件兩周年後，雖然媒體較少報道福島核電廠的善後處理，但社會對核電發展依然有不同的聲音；尤其是台灣，圍繞核四廠的續建與否，爭得火熱。

值此之際，《七彩能源一鑑開：從福島事故看能源與環保》第二版分別在香港由天地和台灣由遠見天下出版；台灣版並更名為《核電關鍵報告：從福島事故細說能源、環保與工安》。本書既是對能源發展、環保等當代社會的重要議題的反思，又呼籲社會從理性及科學的角度看待能源，普及專業知識，從而可以理性探討這一對社會、經濟進步及人類未來發展至關重要的論題。

在第一版基礎上，第二版加入更多關於能源發展、環保與工安的內容，及近一年內所發生的相關事件。

## 七月二日福島行

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，我再次應日本邀訪、評估福島的災後重建。

江雨霏霏江草齊，六朝如夢鳥空啼。  
無情最是台城柳，依舊煙籠十里堤！

韋莊的這首「春天」形象地描寫了我站在福島核電廠門口的感受。

災後的南相馬市被列為一級災區，平均背景輻射在 0.7 到 5 mSv/hr (約為平常背景輻射值的十四倍到百倍)之間。除了核電廠及市區維修人員之外，路上了無人跡。被海嘯侵襲過的建築物、車輛、橋樑、工廠，就像千軍鐵騎踐踏過似的被殺個片甲不留；只有那些小丘、茂盛密林後面的建築物，因有小丘或樹林的阻擋，海嘯餘威削減，免遭屍骨無存之害。

可是，十里之地，除了核電廠之外，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可以逃過斷簡殘篇般的落日餘暉；隨眼所視，滿目淒涼。

鐵路停駛兩年，雜草佈滿軌道，野花欣欣向榮，樹木、青草茂盛奪人，齊相爭艷。福島行，再逢細雨霏霏，核電廠周遭野草離離，人物蕭蕭，眾鳥鳴鳴。難道最無情的竟然是羅列在福島核電廠旁長青、傲然直立的松柏嗎？

## 七月四日訪京都

七月四日，我告別福島後訪問了曾經獲得八次諾貝爾獎、三次費爾茲獎、三次京都大獎的京都大學，離開那一天，大雨傾盆。望著京都大學那嬌小、不醒目但整潔規矩的大門，想到唐代龍牙禪師的一首詩：

粉壁朱門事甚繁，高牆大戶內如山；  
莫言山林無休士，人若無心處處閒。

粉壁朱門的大戶裏，住著豪門鉅賈。他們雖然生活富裕，可是未必過得安適，睡得安然，因為高牆大宅內，庭院如山，諱莫如深，處處充滿著是非、豪奪、強取、空虛的陷阱。且不要說深山僻林裡有沒有隱者與休士，只要我們了無私心，就事論事，就可以達到慧開禪師「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」凡事通達了悟的境界。

當代的大學，一定要採取當代的標準，專注學術，少講門面，避論街頭酒肉；當代的教師，一定要採用當代的標準，就事論事，關注學生，做好教研合一，而不要躲在粉壁朱門裏，只顧著斤斤計較於無謂的是非、爭執著空虛的高論，或是豪奪、強取未必應得的身外之物。

京都大學雖沒有高牆深院，建築物也平凡、毫不奢華，但運作良好（good functionality），那些樸實、不囉嗦但學富五車的教授，都像與世無爭的休士似的，完美詮釋了我所鋪陳的理念：

大門雖小處，休士必可觀。

正因如此，我到香港的第一天，就明確表示了香港城市大學努力的目標：

大隱隱於市，學研研出塵。

從事教研，在大學享受學術自由，一定要實事求是，虛懷若谷。京都大學是個典範；城大的同仁、香港的高教界朋友，在漫漫的教研長路上，還有很多的努力空間。